愛抱怨的巴黎人

徐悅

域外漫筆

法國人的浪漫全世界都知道，可法國人的嘮叨抱怨，愛管閒事，恐怕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。去法國考察時，我體驗了一番巴黎人的抱怨和管閒事。去巴黎那天，因天氣原因飛機晚點近四十分鐘。接機的皮爾埃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抱怨：「徐先生，我已經等您五十分鐘了，這該死的航班，該死的鬼天氣。」見我有點不快，他趕緊解釋說不是針對我的。說着就拉着我來到了服務台，言詞嚴厲的指摘服務台沒有通知他。服務人員說已經播報三次了，他說：「就不能播報四次嗎，我怎麼一次都沒聽到呢？」眼看雙方言語不和，我只好出面解和。他一邊走，一邊說，看在中國朋友的面子上，現在不跟你理論，但我一定會投訴你的。

乘車去訂好的酒店，路上遇到了遊行的隊伍，不得不放慢速度。遊行在法國是家常便飯，一點也不奇怪。但皮爾埃又喋喋不休地抱怨上了：「遊行怎麼也不通知一下，我的時間不值錢嗎，該死的。」我調侃着說：「遊行的人還要全巴黎一個一個通知嗎？」他說：「他們不通知，交管部門也應該通知一聲的，現在，害得人耽誤這麼多時間。」我說：「你不會又要投訴交管部門了吧？」「當然得投訴。」他完全是一副習以爲常的口氣。這巴黎人太愛管閒事了，我在心裡不免感嘆。

到了酒店進了房間，我隨手打開電視，正是新聞播報。薩爾科齊正在講話，沒想到皮爾埃指着電視就抱怨開了：「我們總統怎麼可以這樣呢，你看，髮型這麼亂，西裝也熨的不行，這樣眞的不行的。沒準備好就不要出來好了。」我本來以爲他是說笑話鬧着玩的，也沒在意。結果卻看到他在撥電話。接通了，就聽見他在指責對方，說是總統不該這樣出現在公衆場合，有損我們法國的形象。等說完了，我笑問他給誰打的電話。他說，總統熱線啊，說是總統辦公室再三道歉，工作沒做到位。那神態，眞誠的不能再眞誠了。他說，遇到這樣的事情，不投訴怎麼能行呢，這有關我們法國的形象。接着，他眞的相繼打了民航、交管部門的投訴電話，嘮嘮叨叨的說個沒完。

等他管完了閒事，我問他：「你們巴黎人都這麼愛抱怨，愛管閒事嗎？」他正色說：「這是法國憲法賦予我的權利，我這樣做，是對社會負責。人人都這樣抱怨，都這樣管閒事，大家才能享受到良好的社會服務。」我不由得對這位中年男人刮目相看了，原來人家的嘮叨抱怨，多管閒事，並不純粹是爲了自己，是在負起社會責任。想想我們國人的忍字訣，似乎眞的缺少了什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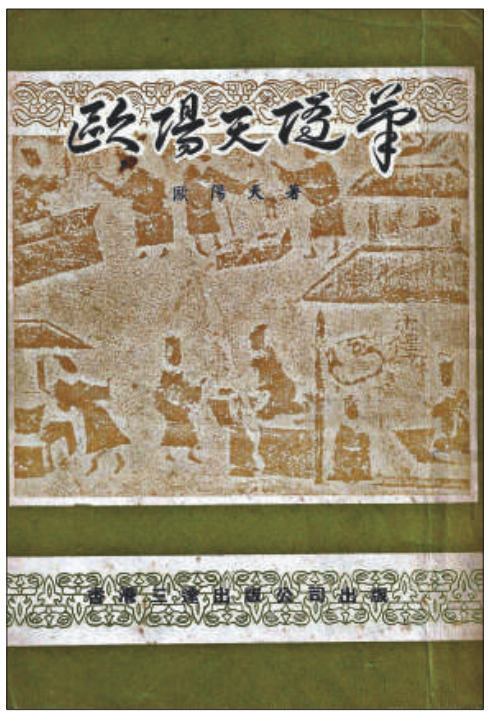
歐陽天

許定銘

醉書亭

整理藏書翻出來一冊「三達出版公司」的《歐陽天隨筆》，想起近年已甚少人提到他，便上互聯網查查，想不到一條有關的也沒有；即使用他的原名鄺蔭泉，也沒有什麼有用的資料。

鄺蔭泉（一九一八至一九九五）是抗戰時期在桂林加入《掃蕩報》主編電訊的老報人，戰後到香港加入星島報系，曾任《星島晚報》和《星島周報》編輯，一九六三年《快報》創刊，即任總編輯。除了是報人，他還以筆名歐陽天寫小說，出過《銀色的誘惑》、《歸宿》、《心疚》、《菩提恨》、《心魔》……等十多部小說，其中最負盛名的，是在《星島晚報》上的《人海孤鴻》，是我第一篇追讀的連載小說，一九五八年由李晨風導演，吳楚帆和李小龍飾演父子，是當年很受好評的作品。《歐陽天隨筆》是他唯一的散文集，沒標明出版日期，一百頁的小書，定價一元五角，憑經驗推算，應是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出版。全書收三十二篇千字左右的雜談，雖然沒分輯，但依性質看，則分爲談人格修養、處世之道和談閱讀、寫作兩類。歐陽天在《題記》中說，這些雜文隨寫，「是緊張的生活靜下來的時節，偶然掠過心頭的一點點感想的痕迹；也就是生活漩渦裡偶然湧現，又偶然給抓住了的幾根水藻」。在這裡，我讀到小說家歐陽天的生活點滴和充滿哲理的思維。



《歐陽天隨筆》

有一群「袁隆平」

嚴方正

人與事

如今，八十一歲的袁隆平仍堅持在田間勞作。二〇一一年九月，他的「超級雜交稻」通過百畝平均畝產九百七十六點六公斤的驗收，下一個目標是平均畝產一千公斤，計劃在二〇二〇年達到。

袁隆平的突破，最初是在「育種」上。他的認識是，畝產要達到八九百公斤需要三個基本條件：良種（優良品種）、良法（栽培技術、方法）和良田。要大面積高產，關鍵在於良田。「所以國家加大了力度，要改造中低產田。」

培育高產水稻，我國可不止一個「袁隆平」。二〇一一年，雲南省彌渡縣李開斌種植的「楚粳二八號」，百畝片平均畝產九百七十七點〇七公斤，而且該品種百畝平均畝產已經連續三年突破了九百五十公斤。另外，由中科院院士謝安華研究團隊在雲南永勝縣培育的「宜優六七三」水稻百畝示範片經測產驗收，平均畝產甚至達到一千〇五點八五公斤。

早在二〇〇六年，也是在雲南永勝縣，以長江學者萬建民教授爲首的課題組選育的「協優一〇七」經過精確定量栽培技術，畝產曾達一千二百八十七公斤。袁隆平到那裡考察過，當地緯度低海拔高，日照很豐富，水稻的生長期長，病蟲害也非常少，如此好的生態條件，別的地方難得有。

應當說明，「楚粳二八號」屬於常規粳稻，而袁隆平的超級稻屬於雜交水稻，它們是兩種不同的稻種，二者在形態特徵、生理功能以及栽培方法等方面均有較大的區別。前者更適合在雲、貴、川等海拔一千五百米至一千八百五十米的粳稻區種植；而後者更適宜於低海拔秈稻區種植。

五十四歲的李開斌出生於雲南省楚雄州牟定縣山區的一戶農民家庭，他是經歷過糧食緊缺年代的。一九七七年，十九歲的李開斌來到楚雄州農科所工作，他在導師（後來的岳父）鄧有成的指導下開始優質水稻的研究。他講，「楚粳二八號實際上是多次雜交，累加起來的優勢。」「兩代人就幹了一件事。」如今，「楚粳二八號」的推廣種植面積已達一百八十萬畝。

不斷進取的袁隆平將分子生物學技術用於他的超級稻，他不但把水田裡長勢兇猛的稗草的DNA導入水稻，還將光合作用效率高的玉米、高粱、甘蔗一類作物的基因轉到水稻上來。他不僅重視稻的產量，而且重視質量——他研究的「超級稻」，生米煮成熟飯之後，不少人都覺得口感很好。據他估算，我國種植的雜交稻可以多養活七千萬人。全世界水稻種植面積約爲二十二億畝，如果其中一半種上雜交稻，按每畝增產一百四五十公斤計算，則可以多養活四五億人。

袁隆平多次在公開場合講過，他在睡夢裡曾坐在「水稻樹」下乘涼。袁隆平堅信，「頂着太陽，蹚着泥水，下田，實幹，實踐出眞知。培養新品種是應用科學，書本上、電腦裡種不出水稻。」我們向像他這樣懷揣夢想又腳踏實地的踐行者致敬，因爲有了他們，我們國家、我們世界的明天才會比今天好。

宋代的強拆民宅

耿法

自由談

權貴階層以暴力強拆民宅之事歷代皆有，譬如宋徽宗時期就是一個典型。

宋徽宗一朝寵臣輩出，如蔡京、高俅、王黼等。宋徽宗本人熱衷於大興土木，修建艮岳、明堂、延福宮等豪華享樂設施，又經常在開封京城內賞賜寵臣宅邸，這被稱作「賜第」，是親信官員們最榮耀風光又極有油水的頭等好事。如王黼曾有兩處賜第，政和六年（一一一六年）十一月，王黼獲得相國寺東面的「昭德坊」賜第，後又獲得位於閶闔門（舊梁門）外的竹竿坊賜第，稱爲西村，所建宅第極其奢華，如王宮一般寬闊，正殿以青銅鋪設屋檐，後苑花園中築起假山，花木奇石應有盡有。不僅文武大臣，連太監宦官都獲得賜第，《靖康錄》中記載道：「宣和中，內侍多有賜第者。」如大宦官童貫於崇寧三年（一一〇四年）九月獲得賜第。相比較而言，官員中獲得賜第好處最多、面積最大者當「六賊之首」蔡京。他曾兩次獲得賜第，稱作西園和東園。崇寧末年（一一〇六年）蔡京首次獲賜第於城西閶闔門（舊梁門）外，政和二年（一一一二年）二月蔡京復職太師後又獲賜第。朱熹《朱子語類》中記載了蔡京西園的情形：「蔡京父子在京城之西兩坊，對賜甲第四區，極天下土木之工。一曰太師第，乃京之自居也。二曰樞密第，乃攸之居也。三曰駙馬第，乃絛之居也。四曰殿監第，乃攸之居也。」蔡攸爲蔡京長子，官居樞密直學士、龍圖閣學士兼侍讀、直至宰相高位，蔡絛是蔡京之五子，爲駙馬都尉，足見蔡京父子賜第規模之宏大。據記載，僅西園一處就佔據了整整兩街坊面積，自梁門街至汴河呈南北方向延伸，且有一條人工開鑿的景龍江將宮城與蔡京宅第相連，宋徽宗也由此通道前來蔡京園中遊玩。《東京夢華錄》中記敘橫跨汴河諸橋中，有一座橋被稱作「蔡太師橋」，位於內城外西側，此橋爲通往蔡京西園之道，宋劉子翬《汴京紀事二十首》其七寫道：「空嗟覆鼎誤前朝，骨朽人間罵未銷。夜月池台王傅宅，春風楊柳太師橋。」詩中王傅即指王黼，太師橋即指蔡京父子，他們的朽骨連同當年賜第的無限風光，成了後人切齒痛恨的對象。

京城開封的官地面積相當有限，宋徽宗不斷地給寵臣們賜第，規模又如此宏大，周圍大批庶民的住宅也因此遭殃，被開封官府強行拆毀，爲此引發了一場又一場強拆民房的人間慘劇。大批民房遭官府暴力拆毀後，老百姓被趕出家園，根本得不到應有的補償和合理安置，一家老小只得流離失所，號啕痛哭。這形成了宋徽宗時期的一大社會矛盾焦點，尤其宣和年間，情形更爲嚴重。御史中丞翁彥國於宣和二年（一一二〇年）十月上奏道：「臣聞蒙賜之家，則必宛轉踏逐官屋，以空閒爲名，或請酬價兌買百姓物業，實皆起遣民居，大者亘坊巷，小者不下拆數十家。一時驅迫，扶老攜幼，暴露怨諮，殊非盛世之所有。」「大者亘坊巷，小者不下拆數十家」，可見當時權貴集團強拆民居之規模，怪不得民怨沸騰了。《靖康錄》中記敘道：（對所拆民居）「未嘗給其直而實奪之。京城百姓或有累世聚族以居房舍，既爲奪去，則無所托身，惟與妻子日夜號哭告天而已。」周煇《清波雜誌》卷六《東西園》記載了一則有關蔡京賜第的軼事：「蔡京罷政，賜鄰第以爲西園，毀民屋數百間。一日，京在園中，顧焦德曰：『西園與東園景致如何。』德曰：『太師公相，東園嘉木繁蔭，望之如雲，西園人民起離，淚下如雨。可謂東園如雲，西園如雨也。』語聞，抵罪。」焦德是宣和年間鈞天樂部的一伶人，敢於當面譏諷蔡京「東園如雲西園雨」，膽量夠大的，因此而獲罪，反映出當時民間對強拆民房供權貴階層興建豪宅享受的憤慨之情。

其實不僅皇帝賜第造成強拆民居慘劇，衆多官員也以各種借口強拆民房興建私宅供自己享用。如「六賊」之一、以花石綱取媚宋徽宗的朱勔就是一例，《玉照新誌》卷三中引用一則史料記載朱勔「在京則以養種園爲名，徙居民以爲宅所」。天子腳下的京城百姓尚且如此屢屢被官府強拆民宅，遭受流離失所之種種痛苦和恐懼，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說了。鐵一般的事實戳穿了大宋徽宗年間的盛世假象，從一個側面顯示這個社會病入膏肓，根基潰爛，整座大廈已搖搖欲墜了。

往事越千年……

強拆民宅的現象至今仍沒有絕跡。自然，現今某些不良房地產商勾結地方政府官員強拆民宅，其手法和形態比過去要進化得多，巧妙得多了，起碼不會赤裸裸爲自家興建豪宅而去強拆民居了。但萬變不離其宗，強拆依然是強拆，暴力與暴利相結合的本質是一樣的。但願我們今天這個社會，日益健全的法治和民衆維權意識的普遍覺醒，能夠有力地捆綁住暴力強拆這隻黑手。

南粵一景

（攝影）亨戈

春到人間一捲之

朱秀坤

飲食男女

春卷，這名字多好！捲進去的是整個春天啊。用詩人的話說就是「調羹烙餅佐春色，春到人間一捲之」，多有氣魄！而事實上做餡的韮黃、薺菜恰好也完全可以象徵春天了。想想，鮮嫩嬌黃的韮芽不正催生着地氣氤氳的春天麼？那美味一經咀嚼，便也滿口含春了。薺菜？春在溪頭薺菜花呀！

春節前後直到早春二月，在我們這座小城請客吃飯，一般都會有一盤炸得噴香的春卷，是極受歡迎的一味美食。其實，水鄉的春卷從寒冬臘月就開始吃了，一直吃到桃紅柳綠油菜花金黃的陽春三月呢。

春卷是水鄉人家的一道時令小吃，在門前煤爐上，用素油炸得金黃，堆在白瓷盤裡，趁熱揀一隻，輕輕咬開，外焦裡嫩，翠綠焦黃，裡面米黃的卻是切細的豆腐乾，乳白的則是剁碎了的孛薺，清脆芳香，爽滑可口，味美是不用說的。面對窗外淅淅瀝瀝的牛毛細雨或飛花般的喜人春雪，品味這樣一盤色香味俱全的美食，你是否會想到春天的味道？你咀嚼的不正是春天的清香鮮嫩麼？而熱乎乎的春卷是否會讓你心中升起一種早春的溫馨？

瘦瘦長長、小小巧巧的春卷金燦燦的，盛在盤裡，養眼，再沒食慾的人見了，也會忍不住吃上兩隻。或許還會興致勃勃地問一聲：「這麼好吃的東西，怎麼包的？」主婦會笑道：「方便，上街買點春卷皮兒，包好，油炸，就行！」包春卷的皮兒是薄得透明的一輪明月，貼在平底的鐵板上。雨巷橋堍，臨河街頭，風雨之中常有紅頭巾、碎花襖的婦女，鼻頭凍得紅紅的，偎着身邊的小煤爐。手裡抓一麵糰，融化的雪球似的，不停地晃盪，晃盪，怎麼晃也不會有水滴下來，也不會失手掉地上。眞奇怪！晃着晃着，「哧——」她迅速將麵糰印在燒熱的鐵板上，蜻蜓點水一般，只輕輕一印，馬上提起，手裡又在晃盪着了。看她，她對你笑笑，有些得意，像賣藝的玩雜耍似的。而鐵板上隨即就印上了一輪皎潔的小小圓月，片刻工夫，圓月乾燥，翹起，小鏟子輕輕一鏟，一張薄如蟬翼的春卷皮兒就做成了。

她們嫻熟的手藝眞像是魔術，一會兒面前便堆起一摞月亮，不能不叫人佩服。有人買了，秤上半斤就是，秤頭高高的，還不忘送上三四張。

包春卷的餡兒是韮黃拌肉末，最好是半肥半瘦的，我卻喜歡吃薺菜餡兒的。買回來的春卷皮子，加上一筷子餡兒捲進去，摺成長條形，封頭時用水潤一潤春卷皮子，就成。

炸春卷似乎是主婦們的專利。立在灶前，不時地在油鍋裡用筷子翻一翻，直炸得長街短巷裡芳香四溢，鄰家的小寶寶聞着香氣來了。

——姨娘，怎麼還不熟啊？

——快了，熟了我叫你。

——不用叫了，我在這兒等。

——小饞貓！

小饞貓笑了，飽食一頓後，還不忘帶一碗回家給大饞貓。鄰里之間就是這般親近。

現在的超市也有速凍的春卷，總不如自家做的好，也許媽媽手裡包出來的春卷更有一種親情和家的味道？

歸家途中年夜飯

曾繁利

往事鉤沉

幾年前，我在一家外省公司工作，因爲從事管理方面的工作，直到除夕那天才可以放假，好在離家只有八個小時的路程，一大早我便登上了回鄉的長途汽車，並告訴父母，天黑前我就能到家，一定能趕上年夜飯。父母聽了高興不已。

長途車上載了四十多人，都是我的家鄉人，他們跟我一樣，趕着這最後一班車回家過年。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動，因爲在異鄉漂泊了一年，終於可以回家過年了，都盼着能平安到家。豈知天公不作美，車還沒走到一半路程就出了故障，好在附近有家汽車修理廠，但花了兩個小時才修好，這樣算來，天黑前趕回家有點難了。想不到老天似乎又給我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，汽車駛入偏僻的山區時，居然又出了故障，而且好不容易聯繫到一家修理廠，人家說都在吃年夜飯了，至少也得等到第二天才能過來修。大家知道這個消息後，心都涼了，可又有什麼辦法呢，只能自認倒霉，坐上了這樣的破車。

車窗外傳來了山裡人家「辟哩啪啦」的鞭炮聲，這是在慶祝全家團圓的除夕之夜，而我們卻被困在歸鄉的途中，大家心情變得越來越鬱悶，只好走下車，望着遠方嘆息。這時，走來一位當地的老鄉，問我們是不是汽車壞了。我們只好實情相告。老鄉便對我們說道：「既然是這樣，這大過年的，要不你們都到我家吃年夜飯吧。」見我們猶豫，老鄉又對我們說：「你們放心，我絕不收你們一分錢，我曾經在外地也受過別人的幫助，你們要是願意，就派幾個會做飯的給我幫忙，我家裡有蔬菜和豬肉，做點粗菜淡飯還是沒問題的。」聽老鄉那樣說，大家不好意思再拒絕，於是跟着老鄉到了他家，就在我們停車的不遠處。大家一起動手，洗菜、切菜、炒菜，老鄉家燒的是柴火，火特別旺，兩個灶同時開工，大約只花了一個多小時就做了出來，共四道菜，分別是冬筍炒臘肉、豬肉燉粉條、炒大白菜、炒菠菜，老鄉還把自己釀的好酒搬出來請我們喝。雖然這頓年夜飯很簡單，但大家吃得特別開心，感覺特別溫暖，對這位老鄉更是充滿了感激，告別老鄉時，大家湊出一筆錢交給老鄉，但老鄉始終沒有收下，對我們說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門靠朋友，如果我們認他這位朋友，以後路過，就來家裡坐坐。大家只好懷着感恩的心記住這位善良而熱情的老鄉。幾年過去了，雖然我已回到家鄉工作，但每到除夕，我就會想起那位好客的老鄉，想起那頓年夜飯，我的心就有一種暖暖的感覺。

靠不住的記性

陳魯民

如是我見

博聞強記，過目不忘，是許多人引以爲傲的資本。但實際上，記性往往是靠不住的，畢竟，人的大腦不是圖書館、計算機，像錢鍾書那樣能把圖書館的哪一冊書放在哪裡，哪一項內容在書的哪一頁都記得清清楚楚的奇才，少如鳳毛麟角。所以，俗話說好記性不如爛筆頭。

前幾天，和北京一位老作家一起吃飯。他回憶說，十多年前，他給一家大報寫了一篇歷史隨筆，憑着記憶，把兩個歷史名人的名字記反了，編輯也沒發現問題，就見報了。不意，被一位頗有文史造詣的高級幹部偶然發現了，他就隨意對秘書說了一句，蘇秦與張儀的名字顛倒了。沒想到，那秘書十分認眞，立刻給報社老總打電話說了此事，報社上下立馬緊張起來，值班老總寫檢查，副刊主任扣獎金，責任編輯差一點被辭退。老作家感慨萬千，對記性不能太自信，否則不是誤己就是誤人。

這種教訓我也有過。去年年初，我給《雜文報》寫一篇稿子《鄉音》，憑記憶把賀知章的名詩《回鄉偶書》誤記到杜工部名下了。文章發表後，有不少讀者打電話或寫信給編輯部，指出這一錯誤。報社雖然大事化小，沒有深究此事，僅扣編輯獎金了事，但我心裡一直很內疚，再也不好意思給這家報紙寫稿了。這個事也夠我記一輩子了，以後下筆時再遇到拿不準的東西，千萬不能偷懶。

太相信自己記性而誤事，不光是我等不學無術的斗升小民，就是名揚中外的大師、泰斗也難以免俗。著名學者季羨林，學富五車，滿腹錦繡，可他也有記性出錯的時候。一次，他給《新民晚報》副刊寫稿，就誤把晉惠帝「何不食肉糜」的典故記到陳叔寶頭上了，後來有讀者指出錯誤，季老還專門給報社寫信致歉。

毛澤東，博古通今，記憶超常，但他在給江青寫信時，把阮籍在廣武古戰場的感嘆「時無英雄，使豎子成名」寫成了「世無英雄，遂使豎子成名」。把「時」寫成了「世」，還多了一個「遂」字。這是余秋雨發現的，可他自己的筆下也有不少因記憶不準而造成的硬傷。金文明在《石破天驚逗秋雨》中指出他《文化苦旅》、《山居筆記》兩書中的引文差錯竟達二十七處之多。毛澤東還在一篇文章中說「孫悟空鑽進了牛魔王的肚子裡」。而實際上，孫悟空只鑽進過鐵扇公主的肚子，沒到牛魔王的尊肚中蹓躂過。還是錢鍾書把它翻譯成英文時發現的，報告給胡喬木。胡幾乎翻遍《西遊記》也沒找到孫悟空鑽進牛魔王肚子的證據，於是報告毛澤東做了改正。

毛澤東記錯別人，別人也記錯毛澤東。《同舟共進》二〇一一年十一期登了一篇文章，老記者莊重回憶說，毛澤東當年的《敦促杜聿明投降書》是他起草的，可早在一九六六年，就有個記者陳其五說，這篇文字出自自己筆下，還有人回憶說是粟裕起草，最後由毛澤東修改定稿的。反正主要當事人已不在了，這篇稿子的著作權到底歸誰，現在是撲朔迷離，說不清楚了。研究歷史的人都知道，孤證一般都不可取，特別是個人的記憶，往往是靠不住的，除了因時間久遠而記錯，還有可能帶有私心或偏見而臆造出來的東西。現在，坊間汗牛充棟的回憶錄，就不知有多少不靠譜的私貨、假貨，在有意無意地混淆視聽，矇騙世人，編造着假歷史、僞歷史。因而，我是不怎麼看更不信那些不嚴肅的回憶錄的，因爲偏見比無知離眞理更遠，與其裝一腦袋假冒僞劣產品，還不如一張白紙更有益於健康。